

WOMAN SPECIAL POLICE

女
特
警



北京出版社

卞祖芳

女特警

北京出版社

京) 新登字 20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特警/卞祖芳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4

ISBN 7-200-02392-2

I. 女… II. 卞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Q2352 号

女特警

NÜ TE JING

卞祖芳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625 印张 166 000 字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7-200-02392-2

I·271 定 价: 8.50 元

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，我真的听见了“鬼唱”！

唱的“二簧原板”：“叫侍儿快与我将戎装整顿，到校场挂帅印指挥三军……”这位穆桂英“挂帅”不在沙场，而在坟场！她除唱而外，还念定场诗：柔颜弱质玉无瑕，凄凉宛似雨中花，唉呀，苦噫！女儿千秋业，人前不敢言，夜来空有泪，人前不敢弹……

山村小学，宿舍后院便是荒坟累累，只我一个教师寄宿于此。本人雅爱皮簧，并且喜爱与他人谈鬼，接连几夜，坟场有“鬼”唱戏，边唱边笑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，这几年南国花城的城郊，新建了不少居民楼，晚上织成了一片星光谱。当然，有城区必然有郊区。城区的喧嚣通宵达旦，而郊区的坟场，则应该是静寂的。“安息吧，××！”——是生者对死者的默祷，也是写在“悼词”中约定俗成的最后的结语。希望死者从此闭上嘴巴，不再发出任何声息，甚至呼吸。何方鬼怪？在这片本该死寂的坟场上，吵闹不休，又哭又唱，念念有词？好不令人纳闷！奇哉！怪哉！

夜晚一灯如豆，泡一杯苦茶，面对后窗外的荒坟。或流萤飞飞，或阴雨淅沥，能更加逼真地进入蒲留仙写

《聊斋》的那种意境，我喜爱那种意境！

今夜，鬼唱又起。声音更清晰。语调更悲切。我仄着耳朵听，测得声源在坟场的西南一隅。遂披上破大衣，蹑足循声，前往察看，到底是哪一路鬼神在此作祟？

趑趄趑趄，三步并作两步走，来到坟场西南隅……

声音倏然停息！只有蟋蟀在唧唧，冷月西斜，一片空漠。在冷月的幽光下，一座新坟前矗立着一块青石墓碑。借着月光可看出那上面镌刻着的字：

是梦啊，不是梦！那秦时的月，汉时的风；怨我，恨我，尽在不言中！一切的一切，终成南柯一梦……

为了爱，失恋是必然的；
为了光明，黑暗是必然的；
为了成功，失败是必然的；
为了胜利，牺牲也是必然的！

——这样的墓志铭很特别呀！我想。我觉得这是带哲理的高度概括：有进必有退，有取必有予，有得必有失。这是箴言，也是抒情独白。

接着，我在碑后发现，在这儿唱、念、哭的不是鬼，是人！而且是一位年轻的男人！他三十岁开外，中等个头，衣冠楚楚，五官端正，但面色苍白，神情凄沮，目光惨怛，泪眼涟涟。

侧隐之心油然而生，我上去拍他的肩：“朋友！泪水换不回墓中人，徒然哭伤身体，你该节哀才是！”

夜，静悄悄。“月光如水照缙衣”，将我和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长，印在坟头上……

他的脸上挂着两行热泪，望着墓碑后的那座坟，默默无语，只是叹气。

我指着墓碑问他：“那后面，躺着你的什么人？莫不是年青的妻子？”

“不，我们还没有进行结婚登记！”他又呜咽起来了。

“唉，花开了要谢，但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；人和花不一样，人死不能复生！——你得看开些！”

“话虽如此说，但她死在不该死的时候！”

“她死于癌肿？这是绝症！”

“不，是凶死！”

“什么？凶死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是呀，死得血肉模糊！”

“啊！”我叫了一声，毛骨悚然。

“那现场，令人惨不忍睹！”他掩面啜泣。

我毛发森然地望着那碑石、那坟头，仿佛看见了那具躺在黄土垅中鲜血淋漓的女尸！她是被凶杀死的，香消玉殒，资恨而亡，怎能不怨气冲天、魂魄凝聚不散呢？

“她是京剧演员吗？”我猜。

“是的。”一猜即中，他答。

“漂亮吗？”

“长的很美！”

“哦，西施再世、王嫱重生，那一定是死于情杀了？”

他把脸转向我，怒目圆睁，气咻咻地说：“怎么？你想捞材料写三角恋爱的小说吗？”

“既非情杀，那就是谋财害命！对吧？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这也不对、那也不对，到底死于什么？你自己说说！”

“这哪里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！”

“那好！到我宿舍去，弄一瓶酒、半斤花生米，咱边饮边谈，好不好呀？”

他没有拒绝。

我问：“贵姓？”

“敝姓张！”

“弓长张？台甫呢？”

“小字文远！”

“文远？高雅、高雅！不知阁下在哪一达儿供职呀？”

“南疆海关！”

“做点儿什么事呢？”

“抄抄写写，校校对对！”

“凶手谅已缉拿归案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案破不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案犯在逃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这也没有，那也不是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儿？”

“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我！”他的手反指着自已的鼻尖说。

“什么？是你杀死她的？”我吓了一跳。

“是真的，不骗你！”

“我可不信！”我惊愕得合不拢嘴巴，我瞪着他问，“那你杀死她的动机是什么？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，轻轻摇头：“说不清楚！”

“啊，你原来是个逃犯！”

“逃犯？哈哈！公安部门不来抓，政法部门不判罪，否则，我的心里会好受些的！”他歇斯底里大笑。

冷月在云层里颤动，星星像鬼眼睛似的眨巴着。风吹草动，像墓穴里的众亡灵在窃窃私语，叽叽喳喳……

“秀玲！秀玲！”这位张文远突然喊叫道，“说什么‘花好月圆’，道什么‘梁鸿与孟光’，到头来原来是大梦一场！”

极度的悲伤，使这位海关的年青职员痛不欲生，涕泪滂沱。

当哀痛无法挥发的时候，眼泪便是你真诚的朋友！朋友，尽情地哭吧！人人都有积存的相思。我劝他：“认命吧！命运播弄人，谁也捉摸不透！我、你、他，都犹如一叶孤舟，在人生的长河中飘荡，时而航行、时而靠岸，时而跃上浪尖、时而跌进浪谷、时而逆水行舟、时而顺流而下……没有人能把得住命运的舵柄，谁也猜不透命运这摸不着、看不见的鬼东西！

经我生拉死拽，他随着我出坟场、进校舍。在宿舍里，我们面对面坐下，一瓶好酒、半碟咸花生米，在黯淡的灯光下，与他共斟酌。我按一下录音机的钮键，录下了一段凄婉动人的故事……

二

你问我和杨秀玲是如何相识的？一句话：不打不相识。我和她是在一场斗毆中相结识的。而在这场斗毆之前，我只是她的一名普通观众。

她是花城市京剧团的著名演员，一出“穆桂英挂帅”使她出了名。她的戏路广，青衣、小生，还能反串老生。在“凤仪亭”中她先饰貂蝉，演到“白门楼”又改饰吕布。

饰貂蝉能极尽风流妩媚、缠绵悱恻之能事；扮吕布则将这位温侯的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、穷途末路、贪生怕死，表演得惟肖惟妙，出神入化，巧夺天工。她举手投足，载歌载舞，有板有眼，身姿矫健，潇洒、优美，甩发绺、舞铐索，都恰到好处。

“……今日里失小沛身入罗网，要活命除非是转世还阳。俺好比夏后羿命里该亡，俺好比楚重瞳自刎乌江……”以袖搵泪，锵锵，顿足向左，大幅度甩发，边甩边唱：“眼见得，吕奉先将命丧白门……”白门，用拖腔带装饰音唱，好不凄然！

这一段精彩的表演、优美的唱腔，获得了满堂彩。台

下掌声雷动，唯我不动。不仅不鼓掌，还微微摇头。

台上即将命赴黄泉的“吕布”，似乎注意到了我的与众不同的反应，把一瞥质询的目光，投向了我的座位……

有人把人生在世比做长途跋涉，不知在哪个重大的岔口上会遇见什么？遇见打劫者，那活该倒霉；遇见慈善老人，就会得到帮助；遇见仗义的人，就会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……

我庆幸遇见杨秀玲，我很幸运！遗憾的是我的自觉性太差，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，瞎搀和，结果弄巧成拙。本来是一部正剧、喜剧，却弄得风云突变，变成悲剧！

言归正传：她把目光射向我，我这人具有“反潮流”的精神，我自岿然不动！

旁边坐了一位“老戏迷”，无疑是杨秀玲的忠实观众。他拍拍我肩膀，轻轻地说：“老弟台，看得出你另有高见，对吧？”

“高见谈不上，但是本人认为，她的演技一流，唱腔上得档次，只是有一处值得商榷！也许我的看法不对！”

“哪一句？”

“‘命丧白门楼’这一句！这么个唱法，哪像是曾经在虎牢关前大战刘、关、张的吕布呀？他虽虎落平阳，再孬也不能孬到马尾穿豆腐提不起的地步呀！”

“老戏迷”偏着脑袋，颇为认真地听我发表宏论。

我说：“她该这么唱：用西皮倒板或摇板唱，唱出伤感中的骨气来，不能唱得这样软里巴稀，窝囊废不是吕奉先！”

“老戏迷”的头不停地画着圆圈，显然同意我的看法。

这人的相貌不赖：身材适中，虽不魁伟但挺壮实，五十开外年纪，长方脸，剑眉，双眸炯炯，神采奕奕。他建议我：“阁下何不向她建议一下呢？”她，指杨秀玲。

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我一笑。

“我看可以！”

“这……合适么？”我迟疑。

“有啥不合适呀？”他耷拉着的眼皮撩起来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。他的脸膛是紫绛色的，穿对襟毛蓝色的上装，黑裤，白底圆口布鞋，看上去彪悍中带有文雅，好比是一把插在文绣匣中的青锋剑，锋芒藏而不露。

我哑了一下嘴巴：“人家是名演员，会乐意听咱的吗？”

“乐意！”他毫不迟疑、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唔，老哥哥，您了解她？”

“还用得着说吗？凡是她演出，我每场必看，能不了解吗？”

他算得上是个“理想的观众”！

我有点取笑之意：“喏，您人老心少，迷角儿迷到这种程度！”

他不生气，嘻嘻笑道：“没得法子呀，这是工作需要呀！”

“那么，你一定是搞‘戏改’工作的喽！”

他把头一仰，越发笑得乐不可支：“有意思！什么

‘戏改’？擀面棍吹火——我一窍不通！告诉你——老弟台！我不是秀才，不是文人，是个老粗，大老粗。”

“那我得称您为工人师傅！师傅，请问您在哪儿厂工作？”

“厂？不不不，花城没得一厂养得住我这号人！”

“那么，你是干个体的？”

“个体？”

“是呀！我没猜错吧？”

他看了我半晌，仰头大笑，笑得我摸不清路数。“我猜错了？”

“不不不，没错呀！干我这一行，常常单枪匹马，有时还鬼鬼祟祟、躲躲闪闪，这不是和干个体一样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我望着他，“不明白你的意思！”

他挤挤眼睛：“你不明白我，我可明白你——你在南疆海关工作，姓张，‘弓长’张，双字是文远，对吗？不错吧？”

“不错！可我……没和你通过姓名呀？”我满腹狐疑。

“我姓黄，叫我老黄得啦！哎呀，集中精力看戏——杨秀玲这段唱有多精彩！”

是的，她唱得太棒了！她的唱腔有这样的魅力，使我一见她便产生了不能自己的激动。从她的嗓音发出的每一个音符，都在我心灵的湖面上激起了一圈圈波纹，我的心便像一张密纹唱片一样，录下了她那娇美身躯里所蕴含的磅礴的音量。我终于接受了老黄的建议，将我的建议写在信纸上，装入信封，贴上邮票付邮，但是没有

署名。

一个月后她又演《白门楼》，果然将那一句唱腔作了改变——虽是名演员，却能从谏如流，很是难得！

我拼命鼓掌……

谢幕，她站在舞台上，面对台下观众，却将双眸凝睇着心情激动的我！她知道了这是我写的建议？

老黄自然不可能不来，用他的右肩轻轻撞我一下，这是无声的询问：怎么样？你一个条陈，人家不就改进了吗？

我报以一笑。

我这个人哪，书读得不能算少，诗词书画、琴棋歌赋、梅兰竹菊、花鸟鱼虫、戏曲大鼓，都能兼收并蓄，但博而不精。同学、同事对我的评价是：“其为人也，小有才！”

这小小的“才”，和我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。我自襁褓中起，就接受祖父的熏陶教育。他原是南国花城一所著名的国立大学的教授，解放后才从香港中文大学转到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任教。

一大家子只留我父亲一个在大陆，还有一幢哥特式的花园小洋楼。父母只生我一个。他们在“文革”中先后归了西。我到农村插队，折腾了十年，上调回城，落实政策，发还了“文革”期间被查封的房产。我独自住一座洋楼，空空荡荡，我的心悠悠晃晃，用得上一句惯用的京剧独白：好不愁煞人也！

我写过几句散文诗以抒发我的这种心绪：

黑夜里，我心之溪流为什么仍然歌唱着？是因为月亮荡漾在它的心中么？没有月亮呢，是因为星星闪烁在它的心中么？没有星星呢，是因为萤火虫悠游在它心中么？没有萤火虫呢，是因为雷电闪耀在它的心中么？没有雷电呢，是因为人间的灯烛映照在它的心中么……

总之，溪流仍在歌唱，但不是歌唱黑暗，而是歌唱亮光，哪怕是只有一抹……

那时我心中的溪流兀自在流，是因为我的心头还有一抹亮光——京剧！我迷恋上了京剧，不但能自拉自唱，还能在晚会上来这么一段，即使化妆上台“票”一出，也绝不含糊。

我还有个从幼自今改不掉的脾气：犟！不碰到南山不掉头，管闲事，认死理，倔得出奇！

看完杨秀玲演的“白门楼”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面走，一面在吟味她的唱段：她唱得认真、细致，在音色和音量的对比以及曲牌和风格的掌握上，一丝不苟，严丝合缝！她对弱音的唱法尤其杰出，不夸张地说：达到了神乎其技的水平，令人折服。唱高音，有很强的爆发力，直抒胸臆；唱低音，低回婉转，如蚕吐丝，丝丝不绝如缕，直透你的心田，给你以既含蓄又淋漓，既霞光四射，又朦朦胧胧的快感，你不得不倾倒！……

走出戏院不远就是一条不大不小的街。街上有夜市，人头攒动、熙熙攘攘。人群中两个卖仕女流行服装的

人，一看就知道不地道，这两个家伙鬼头鬼脑，圪在街的拐角处鼓捣着什么。

我的老毛病连同职业病一并发作起来：“喂喂喂，你们在鼓捣什么？走私搞来的私货吧？啊？”

“操！你小子管得宽呀！”一个穿黑褂子的横眼向我，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宽不宽，我是海关工作人员！”我挺起胸脯，毫不含糊。

“卵用！管你江关、海关，给老子滚一边儿去！”另一个家伙，穿西装，生就一双老鼠眼，发出“吱吱”说话声，不阴不阳地说。

“喂喂，”黑褂子上来在我右臂膀上推了一把，说起了江湖行话，“朋友，你哥子跑的是哪股道儿？大路朝天嘛，咱们各走一边！在家靠父母、出外靠朋友。朋友，咱们是‘山不转水转、人不转腿转，低头不见抬头见’不是？识相点，别做狗拿耗子的事！”

“不行，拿定了！”我的倔气上升。

“嗡嗡嗡，给你面子你不要，给你台阶你不下，给你棒锤你当针（真）呀！”黑褂子先发制人，伸手揪我衣领。

“老鼠眼”跟进，咬紧两颗黄门牙，凶相毕露：“操你！狗拿耗，立马翘（早死）！你不怕老子给你放血？”

形势对我不利，二比一，而且他二人身上还可能带着家伙！我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，但虎头蛇尾不是我行事的风气，如这时抱头鼠窜，那也未免太丢面子！至少

也该照照面，战上三个回合，然后虚晃一枪，大喊一通：“爷要用饭去，少陪了！饭后再和你两个狗头大战三百回合！”……

可这两个狗头不让我搭台阶下，步步紧逼，眼看就要扑上来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从斜刺里冒出来两个戴大盖帽的工商执法人员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见“啪啪”两声，两个狗头各挨一记耳光，打掉了他们的威风；他们做贼心虚，下跪求饶，浑身筛糠，“何前倨而后卑也？”可笑！可笑！老鼠见了猫！

二位工商执法人员不笑，紧接着又踢了他们两脚，踢得两个狗头一愣儿、一愣儿的，叩头求饶不迭。

二位工商执法人员不饶他们，勒令道：“私货本该没收，姑念尔等初犯，从宽处理：按原价的对折拍卖！”……

这时早围上来一帮子看热闹的观众，姑娘小伙、老太太娘一窝风，争相抢购廉价商品，不消片刻，卖个净光，“二位工商”这才扬长而去……

“黑大褂”和“老鼠眼”垂头丧气，叹息连声，抖抖夹在手指缝中的钞票：“唉，倒他娘八百辈子穷霉！今天亏了血本啦！我操！”

他们两个还下意识地用眼睛“瞟”我，似乎说：“这下你该得意了吧？”然后，他们一头钻进了一条巷子内……

这才是“天网恢恢、疏而不漏”呢！我心中产生出一种安慰感，嘴上哼起戏词儿：

“锵锵，任妖猴神通广大，终难逃如来佛的法掌……”

从街角向西，再穿过一条马路，便到我独住的、关起门来成一统的小洋楼了。前面有四条人影簇在一起嘀咕着呢，连说话的声音也听得清楚：

“操！你小子手面子多重呀！一巴掌甩过来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！”

“好兄弟，快别计较了，这叫假戏真做，你说是不？”

“手嘛，得悠着点儿！”

“扮啥得像个啥！这大盖帽、头上套，咱就是共产党的执法官哪！”

我怔在那里，肚子里暗暗叫苦：那两个家伙哪里是什么工商执法人员呀？明明是同伙！玩的是“障眼法”，乔装打扮，装神弄鬼骗人！唱的是双簧……

“戏”已结束，后台独白尚在继续：

“对着呢！咱们呀，两个愿打，两个愿挨嘛，对吧？”

“哈哈，你小子装蒜，装得挺他妈的像！一副熊样！”

“操！咱这一手还挺灵，百发百中，谁也识不破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？没有这一手，这批外国旧服装得扔垃圾桶，脱得了手吗？”

“赚啦、赚啦！来来来，点票子，咱四个，四马分肥！”……

毋需再听，是一起诈骗团伙，采用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，合谋坑害消费者！

气从丹田起、恶向胆边生，我抢上前挡住他们的去路：“好小子呀！竟敢假装国家的工商执法人员，你们狗胆包天！”